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 第五二一回 籌計策細閱樓圖 逞威風獨臨戰陣

卻說飛雲子命趙五回轉城中，次日早間，便到王朗那裡，言道：「昨日打聽施不全親自前來，他手下的能人甚多，雖這座高樓無人破得，惟恐今日來戰，明日來攻，帶領眾人將四面圍定，咱們這座山上糧草雖多，總不能吃食不盡；一年半載，困於此地，咱們山上不能外出打糧借食，斷了咽喉。即是他似逸待勞，以靜待動，等到山上食盡，那時並力攻山，一鼓而下，咱們這番心血，豈不是空用麼？咱倒有一條妙計，山上各人，分作三寨：前寨在牌樓面前，後寨在山後小路，中寨仍然不動。外面如此佈置，裡面卻連為一氣，三個寨頭立下暗號，金鼓則退，鼓發則進；設有敵人，巡防較易。但不知寨主意下如何？」

王朗聽道：「三哥之言，甚是有理。但山上雖有多人，這座高樓上下三層，尚不敷調度，若再分為三處，何以分派得來？」

飛雲子道：「寨主何必拘泥？常言道：『水來土掩，將領兵行。』咱們內裡本聯為一氣，等到敵人進了中寨，那時寨主放了號炮，眾人趕奔樓前，各守門戶，豈不是首尾相顧？」王朗本是個無謀的強寇，但聽他說的週到，那個「用兵之時，心如風火」這兩句話，久經忘卻了。飛雲子見他不再多問，猶恐他猶豫不決，忙道：「咱們趁此下山，與殷龍打個照面，他若恃而無恐，聞俺自己前去，定命人與俺對敵，一經交手，高下分明，隨後有把握了。」王朗尚未開言，早有郭天保等陸續到來，聽飛雲子這派言語，一個個齊聲說道：「三哥何能出去！設有人趁隙破樓，寨主一人，豈能如此靈便？既要探防他消息，小可不才，代三哥一往。」當時孫勇便提起雙錘，一路下山，向沂州城下而來。

此時施公正與張七等人，將雲虎的樓圖取出，還未觀看，見有探事進來說：「瑯琊山強寇在外討戰。」施公聽了怒道：「王朗，汝這強徒，真乃目無王法！本院親自到此，不知將御物獻出，俯首乞憐，饒全狗命，還敢如此無禮，命人討戰！本院今番不將此人擒獲，這偌大的山頭，何時得破？」當時即命人取出衣冠，自己率領眾人，到了城外。孫勇正在那裡觀望，忽見那城門大開，紛紛的出來許多將士，後面一人，手足臉嘴無一全美，那種醜陋的樣子，出生以來，實未見過。孫勇見了笑道：「人說施不全不是他名號，看來他這種嘴臉，必是外人取笑，說他『不全』兩字。咱們既與他對面，倒要顯個威風，使他曉得。」當搶上數步，將魚鱗甲在身一抖，然後大聲喝道：「來者何人，莫非施不全這狗官麼？老爺在此，快來納命！」

普潤見他猖獗，手提戒刀，跳上前去，一刀便對孫勇砍下。孫勇見是普潤，舉起雙錘，將一刀掀去，劈面用了個一龍出水式，一上一下，頭上打來。普潤見他甚是凶勇，頭向左邊一閃，戒刀向上，隔過兩錘，扭動身軀，早到了孫勇的背後，一刀刺去。

孫勇曉得不好，欲待轉身，已來不及，只得用了一個調虎離山的身法，兩足運了氣力，腳尖在下踮了一踮，前去有□數步遠近。孫勇一錘打個落空，一時動氣，雙錘並舞，迫上前來，對著普潤上下亂打。普潤本是個渾人，見他拚力前來，也就急架相迎，一場混戰。他兩人各不相讓，你來我去，刀砍錘迎，約鬥了三□個照面。施公在上看得真切，向著殷龍說道：「這個強盜便如此惡鬥，無怪這齊星樓□難破了。今日初次交手，若果失利，豈不為王朗恥笑！」殷龍尚未開解，早見關太躡到面前，高聲叫道：

「大人不必多慮，咱去將這廝拿來。」說罷，把折鐵倭刀提在手內，就是一個猛虎擒羊，躡到圈內。說道：「和尚快速讓開，咱關太來擒此賊！」倭刀一擺，掀起錘頭，便爾廝殺。孫勇正然混戰，忽見來了一人，換去和尚，趕將那錘頭緊了一緊，叮噹一聲，將倭刀隔開去，順手一錘，在他後心打下。關太毫不在意，兜回箭步，打了個照面，一刀早將鐵錘隔開。孫勇見他刀法厲害，恐一時勝他不過，便將雙錘握定手內，虛晃一錘，轉身就走。關太不知是詐，隨後緊緊追來，喚道：「狗強盜，向哪裡走？留下頭來！」孫勇見他來追趕，將雙錘並在手內，魚鱗甲向前一散，猶如撒網一般，早飛下□數個鐵彈子，七零八落，向關太身上打來。關太見他放出暗器，曉得不好，仗著自己的倭刀可以斬釘削鐵，隨即舞動刀法，前三後四，左五右六，舞得如天雨飛花相似，只見刀來，不見人身。孫勇的鐵彈，早已被他的刀風打滾在地。再看關太身上，全無半點傷痕。孫勇到了此時也吃驚不小，暗道：「難怪綠林中傳說，施不全的麾下能人甚多，以此一人，便知眾人的手段了。你看這前面許多將士，皆不是無名之輩，自己一人拚力攻打，也是徒然；不如且回山上，然後約眾下山，戰個勝敗。」

只得上前，再與關太又戰了數合，錘頭一擺，拚力逃出，直向山上而去。

這裡施公見他敗走，向著眾人言道：「今日非關賢弟刀法厲害，幾乎失了銳氣，此害如再不除，如何是好？」當時只得回轉城內。施公進了官衙，便將殷龍、計全、張七三人請到書房裡面，令人備了酒肴，四人入席。酒過數巡，將雲虎交還樓圖，隨即命人取出，向著計全說道：「計副將，汝看他一幅圖便購下如此大害，今日咱四人且細瞧一瞧，若能得明其故，就此派人前去盜取御杯，豈不為美？」計全道：「據俺看來，非飛雲子指示，這樓圖不能明白。此樓且是他所造，若裡面無什麼精奧，飛雲子既然投順，何不能破？以他而言，尚不敢離圖做事。咱們是門外的漢子，這裡面的門戶、生死機關，一時豈能明白？看來非等飛雲子不可。」施公雖以他話為然，只因案情重大，飛雲子不知一定前來，只得對眾說道：「咱們大眾且細瞧一番，如若不知，再等他來問。」當時起身到了簽桌上，將零星物件全行搬過，然後打開包裹，取出拜匣，拜匣上面鎖著一把銅鎖。施公道：「這不是有意誑人麼，既將拜匣送來，何以沒有鑰匙，怎便如何開法？」計全聽了笑道：「大人不必焦灼，在計某看來，鑰匙必在這拜匣外面；雲虎既獻樓圖，斷無忘卻鑰匙的道理。咱們再細細的瞧看！」施公聽了此言，只得又將拜匣端起，四下望了一會，仍然空無一物，復遞與計全，道：「計賢弟，這也不是刺繡的細針，一時瞧他不見，你看他的四面金漆造就，哪有鑰匙在內？」計全接在手中，先四面一望，果然沒有一物。心下思想了一會，暗道：「這銅鎖，造成的套鎖麼？」見絲紋橫在兩頭。計全取了一根牙籤，用刀削得如針尖一般，對定絲紋裡面，輕輕向外一推，忽然露出一根極細的銅絲，約有半寸長短。計全向施公說道：「既露出這個物件，其餘便可下手了。」即便將牙籤放下，兩個指頭將網絲拈定，向外一抽，忽然噹啷一聲，鎖殼下面早落了一塊銅片。

計全將銅片拾起，細為一望，邊框上製造凸槽，再將銅鎖翻身一望，裡面卻有一金鎖鋪在當中。計全如何開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